



上下班走过路口，看着热气腾腾的摊点，经常会想到这个和我同龄的女人。

孩子上初中，我们在学校附近买了二手房，一来孩子可以自己上学放学，二是中饭晚饭能在同一小区的弟弟家搭个伙。早饭毕竟简单，有时水饺有时面条，有时下楼买些早点，一日日对付下来，我也渐渐和小区门口马路上的早点摊熟悉了。

吃了几次蒸饭、杂粮煎饼，发现突然多出一个卖蛋饼的摊子。卖蛋饼的女人个头不高，颧骨紫红发亮，脸色黑黄，很多也不知道是斑还是釉，头发胡乱扎在脑后，不甚清爽，看着总有五十多岁光景，有时身边又站着两个四五岁的孩子。

一个星期天下午，我去买蛋饼。女人在铁铛上翻炒土豆丝，跟我说马上就好，抬手倒了半瓶味精。眼不见为净，我转过脸，见两个小孩在路边跑，我说汽车进出很多，太不安全。她扭头叫了一声，一个穿蓝色大褂的男人从卖山药的车子前晃过来，去拉那两个孩子。蓝色大褂的后背写着“大桥味精”四个字。我说你俩孩子？她说是孙子。一问，跟我同龄。

面团在涂了油的铁铛上摊开，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她做蛋饼和别人不一样，用的是香油。把菜籽油说成香油，应该是皖北一带，果不其然。女人告诉我赶集被车撞了，腿不好，种不了地。儿子媳妇外出打工，自己

卖蛋饼的女人

唐玉霞

和男人一起做蛋饼，跑了好几个地方了。男人做蛋饼不行，她摇着头，蓬着的头发丝在风中飘，男人种地也不行，秀才种地，锹不如手。独养儿子坏事，肥田收瘪稻。

灌了蛋汁，挪开铁铛，将蛋饼靠在炉边烤着，女人用方言快速地和男人说了几句。我一句也没听懂。女人告诉我她要男人先带孙子回家，把饭做上，菜等她回去烧。天断了黑就收摊子。

男人走过女人身边，伸手在她后背轻轻拍了拍，女人回头笑笑。这个年纪的夫妻，这种温情有点突兀，倒像外路子男女。

过几日下雨天，男人在蛋饼摊子前拢着手，说女人腿疼得厉害。男人手忙脚乱，搞得我都想上去自己动手。总算放到炉火边烤了，摊出来发现糊了，离炉口太近。男人用火剪去剪烤糊的地方。我为难，不要吧人家小本生意，要吧，明显不能吃。踌躇着，却见女人一瘸一瘸过来，将男人推到一边，揪出面团重新做。男人尬笑着捡起蛋饼走了。

女人说儿子媳妇都回来了。屁眼大房子六个人转不开身。一早小两口就叮叮当当拌嘴，她实在坐不安。又说那天跟你一起的是你女儿？好大个子。我那个女儿不是计划生育引掉，也有二十岁了，现在能

得济了。我说你躲起来啊。女人头直摇，扒房子砸锅，公公婆婆吓得清嘶鬼叫。八个月了。她又摇头。

那段时间孩子盯着蛋饼吃，我早早晚晚站在蛋饼摊前，跟上班打卡一样。一次，摊子前是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，不特意打招呼，他就不把蛋饼放到炉口烤。过了几日，又是女人，跟我讲是儿子。媳妇就在对面四季春端盘子，儿子在开发区找了事做。摊子前贴了支付宝和微信的二维码，是儿子弄的，钱都进了媳妇手机，倒拔黄鳝哪里拔出一分钱来。我说就一个儿子，你拽值了不如伸直了。这话大概触了她的愁肠，说租房子要钱，一天三餐要钱，孙子吃零嘴要钱，家里还有两个八十岁的老人，伸手也是要钱，都是讨债的。她头发剪成俗话说的二道毛子，长的短的随着摇头飘起来。更乱。

我收拾了几本绘本给她，那天下班迟，以为遇不到。她的摊子还在，伸着手在烤火，嫣红的炉火照得她脸红扑扑的。她千恩万谢。说媳妇到上海打工去了，儿子也跟去了。他们年轻夫妻，不在一处，长了要出事。她摇着头，两个小的又丢给我了，明年上学了，老师你代我想想，怎搞，要债要到哪一天是个头？

孩子终于对蛋饼失去兴趣，我也不再光顾蛋饼摊子的生意。路过

的时候，女人还是会打招呼。

年边上渐冷，学校放了假，蛋饼生意萧条了许多，女人常常站在摊子后面东张西望。我看她穿着厚厚的棉裤，笨重地拖着腿，心里不由得发酸。在家找了付护膝想送给她，却没有遇到。再也没有遇到。

算一算，这个女人前后在小区附近做了大半年的蛋饼生意，与擦肩而过的路人无甚区别，却时常在心里过一遍。除了同龄，也不晓得她姓什么。如今孙子应该上小学了吧？不知道是什么境况。想到那天，男人无缘故在她后背轻拍了拍，女人回头笑笑。这一拍一笑的温度，应该足够将日子暖暖和和地过下去。



唐玉霞，高级编辑。芜湖市评论家协会主席。出版有《城人之美》《悠然岁时迁》《千古红颜：她们谋生更谋爱》《回味：美食思故乡》《回味：低头思故乡》《陌上芙蓉开正好》等随笔集。



绿皮火车呼啸着穿越淮北平原，向着黑暗、陌生的更北的北方行驶，我十九岁的一次远行，去看女友。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冷风不时地从车窗缝隙灌进来，隔段时间车身咕咚一震，像一个人不时冻得一浑身哆嗦。一会儿，在小站停下来，一位拎着蛇皮袋的北方老农坐在了我的身边。他弓下身子，解下肥大的棉鞋，将双脚撑在座位上，抽起了劣质烟。瞬间，一股浓烈的恶臭夹杂着烟味，熏得我差点窒息。我只能把头侧向一边，对着车窗，尽可能地睡过去。

往前，车子又在一个小站停下来，我感觉对面有人在看我，睁开眼，果然一个人正盯着我看，是一位姑娘，昏暗的灯下能看出她与我的年龄相仿。我一边翻小桌子上的诗集，一边用眼睛瞟过去，姑娘很漂亮。再往旁边瞟，我吃了一惊。一位剃平头的大汉紧挨着她，表情猥琐，左边的胳膊从她右边的胳膊与身体间穿过去，隐逸在桌面之下……

能够想象出的丑恶，让我感到羞耻，同时也使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，我从书本上也曾无数次读到阴谋与秽行，可是当它如此近距离地、直观地呈现在眼前时，我感觉强烈的不适，我想吐。

很快，我明白了，这姑娘遭遇了挟持，不知道是在车上遭遇了猥亵，

夜行列车上的姑娘

查一路

还是被挟持着带上车，如果是后一种情形，后果更严重。姑娘把求救的眼神投向我。我身边的老农是指望不上的，上车后他的眼睛几乎就没有转动一下，此刻像一截木头靠在座位上。姑娘的眼神里尽是恐惧、哀切和绝望，她寄予我的希望，像一块石头压得我吐不过气来。

我试探着跟她说话，可是她没有说话的意思。我也觉得，她要说的话，都已经用眼神表明了。旁边的大汉，觉察到异动，把凶恶的目光像箭一样射过来，一下子镇住了我。我鼓起勇气，试图与他对视，很快就败下阵来。我烫着波浪长发，戴一副金丝眼睛，把自己打扮得像姑娘一样清秀，看上去有点文艺范，可是这样的形貌，在陌生的环境里，没有一点威慑力，震慑不了一个像滚木一样粗壮的强人。

大汉进一步巩固战果，咳嗽一声，把右边的一条粗壮的胳膊伸过来，放在桌面上。胳膊上一条刺绣的青龙，再一次让我吓得不轻。我重新把脸转过去对着窗外。窗外的灯光，渐次从车窗缝进来，打着我的脸和眼睛，我该怎么办？

终于起身，我装着去洗手间。我在车厢来来回回地走动，大声咳嗽，

可是，失望地看到，一个车厢的人，像一群瘟鸡，缩着脖子睡觉。平时能看到乘警来来回回在车厢里走动，喊补票咧，谁要补票咧？这个时候好像约好了似地，不来伸头。我若是振臂一呼，能不能把装睡的人唤醒？

只能老老实实回到座位上，大汉似乎探知了我的底细，如虎入羊群，把更凶狠的眼光投向我，那眼光像一双利爪，把我按住。我十指交叉，双臂撑在桌面上，挡住了它。同时脑袋贴在左臂旁，头扭向了窗外……

一会儿，我平地一声雷，把愤怒的铁拳狠狠地砸在那家伙丑恶的脸上，我拿着刀子对着他狞笑，信不信？我弄死你！我扶着姑娘瑟瑟发抖的双肩，满嘴尽是大话，别怕，有哥在！……这些都是我的想象，我在当时想象出的虚幻的情景，事实上，我浑身发抖，拼命装睡。其实我的牛仔褲的右边口袋里，确实有把水果刀，可是我连摸它一把的勇气都没有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在另一个小站醒来，我眼前的座位空了。几位北方的农民，为争眼前的这两个座位打了起来，他们揪住了对方的衣领，虚张声势地用北方话相互威胁，一个车厢的人都醒了过来，朝着这边兴奋地看热闹，如同观赏烟花绚烂的绽放。我心

里的一块石头也似乎卸了地。

如果说，后来的多少年这件事一直折磨着我，无疑抬高了 my 道德水准。只是用《论语》的“子曰”逐条对照，觉得自己有点像君子的时候；拨开街头的人群，对一场纷争上前说几句公道话，觉得自己英明神武的时候。当年夜行列车上那姑娘的一个哀怨眼神瞟过来，轻易就打败了我。

后来读博尔赫斯《玫瑰色街角的人》，那位耍刀子被称为刀神的罗森多，那位耍刀子威震三条街的罗森多，那位连吐痰的样子都有人模仿的罗森多，临阵却出人意外地认怂，不战而逃。从他的身上，我得到了安慰——凡事找个理由，就会没心没肺地生活下去。



查一路，安徽怀宁人，现居池州，中作协会员，池州市作协副主席，出版散文集八部，与人合著十余部，近年转向小说创作，发表和转载中篇小说若干。